

## 英美文学课程与思政的协同关系探究

梁建华<sup>1</sup>, 庄晴<sup>2\*</sup>

<sup>1</sup>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广东广州

<sup>2</sup>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东广州

**【摘要】**随着青少年心理问题的不断增加,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也成为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近期教学改革的一个热点,课程思政涵盖了思政课程以外的所有课程。目前国内对于英美文学教学课程思政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跨文化对比、中国传统文化的介绍,以及英美文学课程线上教学方法的开拓上,鲜有提及英美文学课程教与学本身所具有的思政作用和功效。本文从经典英美文学作品的价值引领、对心灵的重塑和文学作品人物对学生的启示和激励这三个方面探讨英美文学的阅读和学习如何起到修正乃至重塑学生道德观和价值观的作用。经典英美文学作品正是以它所宣扬的“真、善、美”吸引和浸润着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的读者,“润物细无声”地塑造着读者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关键词】**课程思政;价值引领;心灵的重塑;文学作品人物

**【基金项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特色创新项目“全人教育及文学伦理学视角下的英美文学课程思政建设探索”(23TS13);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院青年创新人才培植课题“对中美戏剧中乱伦现象的文化批判——以《雷雨》和《榆树下的欲望》为例”(23QNCX09)

**【收稿日期】**2024 年 10 月 30 日

**【出刊日期】**2024 年 12 月 26 日

**【DOI】**10.12208/j.ije.20240070

### The mutual reinforcement between English literature course and moral education

Jianhua Liang<sup>1</sup>, Qing Zhuang<sup>2\*</sup>

Guangdong Teachers'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Arts, Tianhe District, Guangzhou, Guangdo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 Guangdong

**【Abstract】**As psychological issues among adolescents continue to rise, mental health issu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have also become a top priority in the moral work of universities. As a hot topic in recent educational reforms, course-based moral education encompasses political science course and all the other courses in the curriculum. The current research at home on the moral education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class mainly focus on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 the introduc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online teaching methods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with few research on the moral education of reading and studying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itself. Therefor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haping of students' morality and values by the reading and study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guidance of students' morality and the re-shaping of students' mind by studying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inspirations and aspirations that students draw from literary characters. Classic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works attract and nourish readers from different era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with the “the true, the good, and the beautiful” they advocate, subtly shaping the readers' moral and value systems without their conscious awareness.

**【Keywords】**Moral education; Guidance of morality; Re-shaping of students' mind; Fictional characters

#### 1 引言

在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社会竞争不断加剧、各种潮流、思想和价值观通过现代媒体和网络被迅速地传播和

扩散的今天,青少年所面对的压力和困惑不断增加,心理问题也日益突出。《2023 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指出,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呈低龄化趋势。中

\*通讯作者:庄晴

小学的抑郁检出率高达 40%，而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占比中，孤独，网络成瘾，抑郁表现是最为突出的心理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12 月的全国高等德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习近平，2016）<sup>[1]</sup> 因此，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应当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中之重，而课程思政的贯彻则是解决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抓手。

目前国内对于英美文学教学课程思政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跨文化对比、中国传统文化的引入，以及英美文学课程线上教学方法的开拓上，鲜有提及文学学习本身所具有的思政作用。文学描写的对象与心理学家所关注的都是人的内心世界。经典的英美文学作品更是各种人类情感的最丰富的诗意表达，也是各种人生况味、困境和追寻的最集中表现，因此，英美文学本身的学习与课程思政的关系应该是协同一致的。

## 2 经典英美文学作品的价值引领

课程思政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课程思政的着眼点是人的内心世界。在这一点上，英美文学的使命与思政的目标是天然契合的。经久不衰的英美文学经典作品都能成功地邀请不同时代和国家的读者走进作品所营造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与自己原有的价值观念进行对话和发生碰撞。英美文学经典作品所探讨的世界哲理和人生话题不仅永不过时，而且对每一个时代的读者都有着不同的启示。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这本书里对文学经典作了以下精辟的论述：

“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卡尔维诺，2006）<sup>[2]</sup> 经典作品所产生的特殊影响就是它对读者心灵的道德影响和价值引领，而像莎士比亚、奥斯汀、狄更斯、马克·吐温等伟大作家的经典作品所表达的真、善、美则是这些作品到今天为止依然吸引着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心向往之的原因。

从国家和社会层面来说，英美文学经典能提升整个民族的思想智性、道德水平和审美素养。文化批评的鼻祖阿诺德在他的代表作《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强调：

当一个国家出现全民性的生命和思想的闪光时，

当整个社会充分浸润在思想之中，具有感受美的能力，聪明智慧，富有活力——这便是人类最幸运的时刻，是一个民族生命中的标志性时代，是文学艺术繁荣发达、天才的创造力流光溢彩的时代。（阿诺德，2012）<sup>[3]</sup>

从阿诺德对一个理想社会的描述可见文学艺术的繁荣对国家和民族思想素质提升的重要性。文学经典是对抗消费主义的肤浅庸俗、网络媒体所宣传的错误价值观和扭曲的人生观最有效的良药。在商品社会、消费主义和网络媒体对传统文学阅读的冲击下，青少年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往往缺乏正确的引领和塑造。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教授马克·艾德孟森在他的《为何阅读？》一书里倡导要教学生为“真理”而读文学作品，因为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在社交经历中所接触到的真理是不足或不正确的。他认为“理解世界的更好的方式”是欣赏文学或艺术作品，而文学作品诠释的目标则是找出隐含在文学作品里的“人生哲理”。（Edmundson, 2004）<sup>[4]</sup> 思政类课程虽然也是道德和性格教育，但它不能像英美文学阅读那样把普世的价值观和理想信念审美化，把思想道德教育融入到英美文学作品复杂和幽微的情景中，把枯燥的说理融入到生动的叙事中，使思政的开展真正地润物无声。列维斯在他的《伟大的传统》一书中所收录的构成英美文学伟大传统的作家及其代表作在他看来都展现了独特的道德关怀。在评价简·奥斯汀的小说时，列维斯说：“她对于生活所抱的独特道德关怀，构成了她作品里的结构原则和情节发展原则……假使缺了这一层强烈的道德关怀，她原始不可能成为小说大家的。”（列维斯，2009）<sup>[5]</sup> 可见，在列维斯看来，伟大的小说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关注和道德关怀。

## 3 英美文学作品对心灵的重塑

文学作品会为它的阅读者打开一个心理学家温尼科特（D. W. Winnicott）所称的“过渡空间”。这个“过渡空间”是一个自我与世界的中间状态，它是“一种个体所经历体验的中间领域。无论是心灵所感受的真实或外在的生活都是这个中间领域的构成部分。”（Winnicott, 1971）<sup>[6]</sup> “过渡空间”这个概念是温尼科特在研究婴儿的自我意识时提出的。当婴儿能够意识到一个外在的物体（这个物体最开始是婴儿的母亲，后来则是一些与他们关系很亲密的物体，如一只柔软的泰迪熊玩偶或一张能给他们带来安全感的毛毯）时，他们会以为这是他们自己的创造或他们自己的一部分。这个幻象会让婴儿暂时地感受到他们与世界之间的一种过渡空间。这个过渡空间能够使婴儿在不会感到一种难以承受的分离感时

又能够区分自我和他者。这种过渡空间到了成年人阶段还依然存在,当某个物体和经验既是“我”又“非我”的这种幻象还继续被我接受的情况下。任何能使个体忘记了自我与他者是有分别的有趣的和富有创造性的活动都能使个体进入到这个过渡空间,而文学作品阅读则属于这样的一种活动。文学作品对阅读个体的影响,正如施瓦布(Schwab)所说的,是诉诸于一种“无分别的内在状态或空间”,然后把这种空间变为一种“可触摸的艺术形式”。(Schwab, 1997)<sup>[7]</sup>

要体验文学阅读的快乐,我们要暂时进入无分别的内在状态或空间里,愿意接受文学作品的真实,愿意暂时放下自己原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去经历和体验文学世界所表达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被它影响和塑造,最后心灵被改变或重塑。相反,如果我们无法进入或拒绝进入文学作品的这种过渡空间,或者不愿意暂时放下自己固有的偏见来阅读文学作品,则很难从文学阅读中获得体验另一个世界的快乐,心灵也不能得到浸润或洗涤。而超越国别和时代的英美文学经典作品都邀请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的读者进入它们所创造的真实世界里,经历文学作品人物的道德困境或选择,与他们一同获得道德启示和教训。例如,要理解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的主题思想,我们就要暂时放下受我们身处的时代和文化背景影响的偏见,进入主人公哈姆雷特所面临的困境和选择中,体验和感受作品所揭示的道德训诫和启示。又如,要读懂简·奥斯丁通过《傲慢与偏见》向读者启示的婚姻真谛和处世哲理,我们则要放下我们与作品所传达的不一致的或相冲突的婚姻观和价值观,愿意随着小说的主人公一起接受作品的启示和训诫,这样才能从小说阅读中体验快乐,心灵才会与作品发生交流和碰撞。我们的人生观和道德观也在文学阅读中被改变,我们的道德判断变得更加全面和准确,我们的心灵也更宽容和更细腻。文学作品所创造的真实、丰富和复杂的道德情景是单纯的说教和道德训诫无法提供的,文学通过审美的愉悦对于心灵的重塑也是后者无法实现的。布伦斯(Brunns)认为,不管是一部文学作品还是一部交响乐演出都能使我们的内心世界变成一个可触摸的形式,一种单凭我们的经验和意识是无法把握到的形式。(Brunns, 2011)<sup>[8]</sup>

#### 4 文学作品人物对学生的启示和激励

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看来,文学作品已经不再是借着作者这把人的声音所表达的关于人的经验,文学作品的读者也不再是那些带着想象和明锐的感受力,以人的经验常识来回应文学作品的人。文学作品只

是语言学意义上编了码的文本,文学作品的理想读者应该是那些在理论上有所装备,懂得如何解码文本的人。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认为,语言从来不关涉外在的世界和现实,文本也只是由没有所指的能指构成。既然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所关注的不是是一部文学作品能够很好地表达人类的经验,这就意味着对于文学作品文本的解读没有好坏与对错之分。他们也不会对对文学作品的人物作非常详细地、深入地分析,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文学作品的人物只不过是服务于情节和叙事的,他们只是具有功能性作用的配置,而不是表现人类经验的独立的道德个体。斯图洛克(John Sturrock)在他的《结构主义》一书中指出:“对于每一个人物‘意味着’什么,我们的首要解读应该是根据这个人物在整个叙事整体所占的位置来定的。”(Sturrock, 2003)<sup>[9]</sup>但恰恰相反,我们对于整个叙事的解读是建立在对构成叙事的人物的理解和判断上的,而且我们对文学作品人物的把握和评价是建立在我们把人物看作是与我们的自由道德个体基础上的,否则的话,我们无法对作品人物的行为作出伦理判断。正如帕尔默(Frank Palmer)所指出的,“邓肯是被一个叫麦克白的人,不是被一个叙事图式里的角色或位置刺杀死的。如果我们不从人的经验角度去解读麦克白的行为和他这个人,我们永远无法在叙事图式里找到谋杀邓肯这件事本身所占据的位置。”(Palmer, 1992)<sup>[10]</sup>

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人物观看来,我们把文学作品的人物视为自由的道德个体,在文学阅读中使我们的感情代入到人物中,并把他们当作真实的人那样去讨论是不恰当的,因为人物的塑造只是服务于作品的主题表达和整体结构的。但让我们去读一首诗、一出戏剧或一部小说的动力不是为了分析作品主题和内在结构,而是为了在文学中了解各式的人性、体验不同的人生和寻找人生的答案,而这些指向人的问题都是建立在我们把作品人物视为自由的道德个体这个基础上的。文学阅读首先吸引读者的是它所带来的乐趣和体验,而不把我们代入到作品人物中去是很难获得这种乐趣和体验的。而且,我们对文学作品主题的把握和文学元素的分析这种貌似完全客观的分析其实是建立在我们对作品人物的代入和我们在阅读作品过程中的感受上的。正如帕尔默所认为的,“当我们第一次去体验一本小说或一出戏剧时我们不仅仅是为了寻找主题的关联、意象之间的联系和其它那些引起文学批评者注意的精致的细节……如果我们感觉不到我这里所称的‘首要吸引’的话,则任何的文学批评都不能加深

我们对作品的理解。” (Palmer, 1992) [10]

而我们对作品人物的代入和感受是建立在把他们看作是自由的道德个体的基础上的。我们对作品人物的判断,对人物的好恶或厌恶本身就是一个道德判断。我们会根据普世的、主流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来评判文学作品里的人物。虽然我们对人物的好恶和判断是主观的,但这种主观的感情和判断是受到作者、作品解读和其他读者的规范的。如果因为个人的偏见和经验的狭隘,我们的评价和解读严重偏离了作品所期待的话,我们则无法在作品里找到与我们相关联的意义或无法在阅读作品中获得快乐。另外,文学解读的群体性质决定了要使我们对我们对作品人物作出有效的判断和解读,我们就要使我们的道德判断同样也被其他大部分的读者接受,否则我们的解读就不是有效的。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评价要不带个人偏见和客观公正。现实生活中我们也许很难做到客观公正地去看待和评价某个人,但文学作品却使我们抽离于与我们的利益有关系的情景,让我们客观冷静地作出道德判断。帕尔默也认为我们与文学作品的虚构世界是“保持一段距离”的,因此我们对作品人物所作的道德回应是受到规范的。它排除了我们对那些仅仅是因为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或者因为我们有可能与他们有交往的人所做持的道德态度。(Palmer, 1992) [10]

我们对文学作品人物做的道德评价是根据人物在作品所呈现的伦理关系中与其他人物的互动来作的。文学作品里的伦理世界是现实伦理世界的反映,因为文学作品里人物之间的互动也是一种伦理关系。因此,我们对作品人物的评价是根据作品里人物与其他人物的关系和互动来作出的。而经典的英美文学作品之所以对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的读者都依然有意义是因为这些作品的伦理世界既幽微复杂又刻画了普遍的人性。我们在观察人物与人物的互动,并根据他们的互动来对人物作出各种道德反应和判断中也是对自己的道德省察。文学作品邀请读者进入作品的伦理世界里,在作品人物的身上、在他们的遭遇或错误中意识到自己的缺点、偏见和问题,与作品人物一同获取经验教训,或者使我们生发出对人物的理解和同情,使我们更宽容,更好地走出自己狭隘的自我。例如,简·奥斯丁通过把她笔下的主人公放在我们非常熟悉的、日常的人际交往情景中向读者呈现哪怕是很普通、很不经意的一句话、一个玩笑、一个动作和一个想法都能暴露人物的优缺点和道德境界。我们对奥斯丁小说里的人物缺点和虚伪的会心一笑、反感或厌恶,也能引发我们对自身缺点和问题的反省。

## 5 结论

不管时下的青少年对人生和社会的困惑如何地不同,我们都能在世代流传的经典英美文学作品里找到答案和启示。英美文学的学习就是指引导读者让自己的心灵与作家的的心灵和作品的启示发生碰撞,从而得到净化或启示。经典英美文学作品正是以它所宣扬的“真、善、美”吸引和浸润着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的读者。英美文学作品向读者所展开的“过渡空间”是读者的心灵在与作品的互动中被打开和改造的空间。而伟大的英美文学作品叙事构建的世界一定是关乎伦理道德的,因此我们对作品人物的反应和评价不仅反映着、也“润物细无声”地塑造着我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使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把思想工作贯彻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 人民日报, 2016-12-09 (05).
- [2] 伊塔洛·卡尔维诺. 为什么读经典[M], 黄灿然, 李桂蜜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6.
- [3] 马修·阿诺德. 文化与无政府状态[M], 韩敏中译. 北京: 三联出版社, 2012.
- [4] Edmundson, Mark. *Why Read?* New York: Bloomsbury, 2004.
- [5] F. R.·列维斯. 伟大的传统[M], 袁伟译. 北京: 三联出版社, 2009.
- [6] Winnicott, D. W. *Playing and Reality*. London: Tavistock, 1971.
- [7] Schwab, Gabriele. “Words and Moods: The Transference of Literary Knowledge”. *SubStance: A Review of Theory and Literary Criticism* 26.3 (1997): 107-27.
- [8] Bruns, Cristina. *Why Literature: The Value of Literary Reading and What It Means for Teaching*. New York: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1.
- [9] Sturrock, John. *Structuralism*. London: Wiley-Blackwell, 2003.
- [10] Palmer, Frank. *Literature and Moral Understand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版权声明: ©2024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